濂亭文集

濂亭遺文卷三

武昌張裕釗廉卿

策蓮池書院諸生

問史記有禮書有封禪書漢書有禮樂志又有郊祀志祀典於五禮爲吉禮宜與禮不得析而爲二後世史家猶能知之司馬遷班固氏之書爲百代祖述智故皆不足以及此歟不然其義類各有所取而不可以此義裁之歟抑此二家者固不免或得或失歟夫博甄制度亭決疑異讀史者之所宜先事也有得有失而莫之辨考古而不能知其意學欲以自慊何由其各悉意精思以

對

問自朱子作詩集傳專攻小序說詩乃頗與毛鄭歧異元明以來學者宗之

國朝諸儒祖述漢氏薄棄宋賢陳啟源氏始力詆朱子一返毛鄭之舊乾嘉以後曼衍益甚於是集傳一書僅爲習帖括者之所循習耆儒碩老及稍有志於古者一深擯而不之及矣夫異毛鄭不自朱子始也歐陽氏固已啟之矣彼豈好爲異論抑實於志有所不能安者歟或謂漢儒之學長於考證宋儒之學長於辭義毛鄭及朱子互有得失不可偏廢似已然毛公訓故傳豈果舉

義理文辭而一不之及歟朱子集傳固時不免臆斷亦豈無確有依據爲前人所不逮者歟且毛鄭得者謂何失者謂何朱子之所得所失謂何能洞見其竅要一一指實言之而不謬歟世皆謂毛公遵小序然卽篇首關雎一詩其說與小序固已齟齬而不合矣世顧弗之察耳蘇子由氏於小序獨采首一語而其餘則無取焉其說果然歟否歟鄭康成依毛傳作箋然其與毛公異者抑何多也卽其同者亦豈能悉得毛公之意歟鄭與毛且不能盡同況能胥强後之人而同之歟孔子論詩之言著在論語孟子之說詩也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以意逆志斯爲得之秉孔孟之指以進退百代後儒之說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問古稱舜總大麓禹宅百揆伊尹萊朱爲湯左右相同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然殷周之世任保衡位冢宰者伊周而已漢承秦置丞相一人或左右並建三公之職軼輕軼重其得失可得而言歟魏晉以降歷代因時變襲宰臣尤爲定制或身居宰相之官而不與聞機務或名非宰相而實爲秉鈞之眞官者名實舛迕上下昡貿以孔子正名之義推之設官之失莫此爲甚矣能具別條流本始以究其所終極歟昔漢何武謂今丞相獨兼三

公之事宜建三公官分職分政以考功效而宋王華又謂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夫宰相之職所以毗輔天子總萬幾正百官治兆民也兼任則患事權之不一專任則違衆獨斷之弊生甚者啟權臣擅政之漸然天下窮萬事萬物未有不貞於一而不亂者也今欲斟酌古今權度時宜窮微極變而擇取其衷於斯二者奚從其各悉意以對

問近日治尙書者謂古文家說必本史記今文家說必本尙書大傳是已然禹貢一篇史遷夏本紀僅易訓詁尙書大傳初無可蒐討其西漢古今文家說尙有見於

他書可考求者歟且孰爲古文家孰爲今文家能分明言之歟自西漢師說既微馬鄭以下諸儒說此篇尤乖異今姑舉一二事言之若揚州之彭蠡說者以爲湖漢水然湖漢水自北入江非漢水所匯與經不合且與桑欽謂在彭澤縣北者尤相違雍州之終南惇物舊說以終南爲太壹山惇物爲武功山是二山已而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楊越之篠蕩以惇物屬終南與松楊篠蕩並稱此又何說歟夫古今水道遷徙無常山岳雖終古不遷而今昔主名因時互異孰今之山川以考古之地理畢守後儒之說以釋虞夏之書而

不顧其安宜其牾牴而不合矣今諸生能博學詳說而
晰然疑以定一是誠善之善者已不然徧觀眾說而得
其間精心鉤考而微窺其端緒亦因疑生悟緣滯求通
之一機也是所望於有志篤學者
問杜氏通典爲歷代制度淵藪其尤卓絕古今者何事
馬氏文獻通考視通典稍不逮已然固自有高出世俗
不可磨滅者能具言其得失歟鄭夾漈通志說者謂不
可以並杜馬然其二十略覃精極思亦豈無卓識宏議
非人所能及者歟
國朝乾隆中通典通志通考皆有

欽定續編又
欽定皇朝通典通志通考及
大清會典諸書
雲漢天章超越百代一辭莫贊已其杜馬而外則又有
宋白之續通典王圻之續文獻通考宋書已亡佚然時
有見於他書者能考求其所長歟王氏續通考世或以
明人之書少之然
昭代鉅儒博稽典禮往往徵引其書則是書其果可廢
歟又此外典志之書有可與杜馬諸書相輔而行者能
舉其最要者歟儒者讀書稽古雖一介之士皆與有天

下之責焉將欲通知古今講求經世之大法稽諸古而不悖施之今而可行其必自諸書始矣然其孰得孰失孰先孰後異同之迹長短之數淺深博狹之量神明通變之宜不先昭然於其心則亦未有能與於此者也其各極意言之將以覘諸生之所志焉

問子思作中庸昭明聖祖之德然孔子曰中庸而子思曰中和者釋孔子之言也中和即中庸也六經箸天下萬事萬理不可紀極要其歸則中和二言足以蔽之矣故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一書言性道敎言戒愼恐懼言愼獨言費隱言微顯言誠明言至聖至誠

言尊德性道問學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皆中和之義而已中庸與易相表裏易繫辭傳言顯仁藏用盛德大業言專直翕闢言智崇禮卑文言傳於乾之九二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閑邪存其誠於九三言忠信言脩辭立其誠於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於六五言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並與中和之言若合符節推而至於論語之一貫忠恕文章性道大學之格致誠正孟子之知天事天亦莫不同斯恉曾子固有言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始不相爲終始諸子之言亦若是焉爾此固先聖之至道義理之大宗洙泗

鄒魯之所以覺牖乎百世而有宋諸賢之所以奮起乎千載之後紹聖而作儒者也然諸子之書皆兼中和二者言之堯之命舜惟曰允執厥中而已則益高遠精邃負乎不可尙也其諸仲尼所謂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者歟學者束髮受書四子六經童而習之有能悉取以上所舉諸書之言條分縷晰句櫛字比辨其孰爲中之屬孰爲和之屬同條共貫渙然冰釋而怡然理順者乎斯可謂善學者已

問周官大司徒及職方氏皆掌天下圖輿圖所從來尙已後世晉裴秀唐賈躭明朱思本所爲地圖並見稱於

世今或佚不傳然裴氏所云分率準望諸法實製圖之軌則能言其所以然歟

國朝內府輿圖爲武進李氏所本胡文忠公

皇朝中外壹統輿圖益恢而大之顧其間亦有得有失有詳有略且以目驗證之亦時有外誤能言其大要歟近者諸行省及南之長江東南之海道北界俄羅斯之地旁及諸地志或往往有圖亦頗有精善可稱者歟夫史學莫要於地理而山川阨塞河渠水利原隰土宜疆域遠近尤經世者之所必知是故有考古之學有知今之學考古以何者爲先知今以何者爲要二者固相須

爲用然果孰在所緩孰在所急歟今世之士問以郡邑而不能舉其名東西朔南不辨其爲何方即間有從事圖繪者亦多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蓋圖譜之學亡而後世之治輿三代兩漢之不相及也久矣自泰西人入中國其所繪輿圖詳盡精確無毫髮差失殆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吾中土之人亦頗能言其所長乎今日之事有心者其必以輿圖爲當務之急矣將欲差量遠邇周知險易使覽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果操何術以致之其極意詳悉言之無有所隱

問班氏漢書地理志推本山川國邑以綴詩書周官春

秋詳哉其言之也然其言詩地理與毛詩或異說禹貢與諸家尤多舛迕其所用者果誰氏之說歟又其所載彝欽說與水經有不同何歟班氏所志誠號稱精核然亦間有謬誤爲後人所糾正者能約舉數事以實之且言其謬誤之所由致歟後世治輿地梮榷班氏者衆矣然往往乖錯瞀亂與班氏不合能言其所以然之故歟考史者必先明地理班氏志上稽聖籍下開歷代諸史志郡國輿地者之先固地理之鈐鍵而學者之所宜盡心也其究之切之具著於篇

問自有明陳季立

國朝顧甯人江愼脩之徒闡明古音而唐以來所謂叶韻之非人能知之巳然古書之韻尙閒有錯迕岐出而不合者段若膺撰六書音均表於所不諧仍以合韻概之其誠然邪抑更有說以處此邪六書惟假借爲難明亦惟假借爲最要假借多原於音聲必明乎此而假借之說乃益以明能一一推闡之歟且許君以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說假借而焦里堂有云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錄爲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番禺陳氏謂實因東漢以前無分部字書故至歧異其說頗

爲近是切究之實不盡然能具言其故歟

昭代諸儒其於小學誠深博矣而於此二端尚未有灼見其所以然者是所望於好學深思之士焉

問自歐陽公爲集古錄厥後趙明誠洪适之屬繼之遞有纂錄論者謂歐公考證疎略不逮洪适諸人然以其書與後之金石家校果孰爲優劣歟

國朝諸儒崇尚考證金石專家尤夥其最爲精善者何人其各有專長者何在能約略言之歟夫蒐考金石固亦好古之徵游藝之一事其最貴於學問者蓋莫先於小學然要惟三代兩漢之金石而已能具言其所以然

之故歟又其次則參考史事然司馬溫公作通鑑惟王勝之能讀一過況重以歷代諸史又其外雜史傳記譜錄之屬殆不可數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能究復欲參稽以金石其無乃驚其近小而不急者而轉遺其大且遠者歟又其甚者旁羅古刻校其年歲之遠近字數之多寡乃至一點畫一波磔之間排比鉤稽不遺餘力顓顓以自旌異號爲專門名家之學而夸於世致遠之君子則奚取於是抑以歐陽子大賢而亦且留意於是則又若未可以厚非也其無乃更有說以處此歟其悉意言之無有所隱

問周官晚出其置博士又自劉歆始東漢以後儒者往往疑之自有宋程朱二子論定學者乃益尊信其書然其中實有繁碎支離非古之制者程子以爲漢儒之所攙入其信然歟抑亦更有說歟至其决爲周公致太平之書而非後世一切之治所能及者果何在歟大綱閎恉能舉其要最而灼見其所以然歟自周衰而聖人之道不明於世古今世變日益懸絶生民不與被仁聖之澤而成周之盛不可復見於後世者數千年於茲矣後世臣主知道者鮮雖頗稽周公創制之意然略其法而不知其意不能化裁通變以盡利而宜民若新莽之詭

六藝以文姦言王安石之以經術禍天下無論已唐太宗英主而承膳夫酒正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啟承乾驕縱之失其他若宇文氏師放周制建設六官特亦粗迹而已其有能脩冡宰宮府之治以匡其君祖小司徒會卒伍大司馬制軍之法以用其民具得周官之精意確然見諸施行而收其成效者信可謂卓然者歟蓋秦漢以降一人而已能舉其人而言其設施運量之詳與其深謀遠慮之所在歟諸生通經致用坐而言者將以起而行也苟有智足以及此者其說周官必有超然獨得異於經生之爲之者矣其具著於篇

問兵者有國之重寄廢興存亡恆必由之自漢以來諸史斷代爲書所紀兵事或詳或略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始兼總言之而陳氏歷代兵制又爲馬氏之所本然杜馬二書言兵義例乃頗殊異抑孰得而孰失歟古者寓兵於農後世專用召募而兵與民始分若漢之更卒唐之府兵猶有三代遺意歟傳而後亦頗有募兵以從事者歟其舉天下之兵盡出於召募之衆始於何時能言其事勢流極之所由致歟自兵民分而區內財賦耗於養兵者恭半議者或欲復古者兵農合一之制其說果可行歟夫古今時勢異宜契舟求劍膠柱鼓瑟適

足以亂天下雖然近代以還固時有用民兵而收其效者其張弛變通抑亦有微權以寓其間者歟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用兵之常也然宋明自中葉以來兵額皆百有餘萬而卒以亂亡其故安在有國者欲爲彊兵之計其道果何由歟且自古內外彊弱之勢壹視兵爲輕重內重則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則有大國問鼎之憂此尤治兵之要而國家之所以爲安危者也將欲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有二者之利而無其害其於兵勢分合文武左右之際宜必有善所處者矣其各精思以對

策經心書院諸生

問自秦政剗滅古文燔除詩書而聖人之道幾絕漢興諸儒抱遺訂墜六經賴以稍明厥用力甚勤且其功亦誠不朽又維時去古未遠經師轉相傳授先聖遺緒亦未泯絕自諸儒所纂述三代遺文墜典逸禮舊制往往而在且其說經之詞時有精深閎博曼遞絕倫確然可信爲洙泗之微言大義非後世儒生之智所能及者信可謂卓然不磨者歟然分離乖隔不合乎六經之旨者亦頗雜然出其間盡兩漢儒林雖號稱極盛要其沉貫卓詭深造自得能窺見聖人之涯涘者一代之中僅乃

數人而已自利祿之涂開其隨聲是非黨同伐異碎義
便辭以違離道本如劉子駿班孟堅之所譏者殆不可
勝數也諸生鉤考羣籍研窮傳注能取其人別白言之
歟且其說之或醕或駁或淺或深或得或失能悉述其
概約舉數端以實之歟夫師心蔑古游談無根與夫株
守舊說甚者甯背周孔而不敢議許鄭彼此相笑其失
維均苟能辨漢儒之得失舍其短而用其長於二者之
失庶其免乎

問姚姬傳氏古文辭類纂特列詞賦一門其識爲宋以
來言古文者所不及自張皋文氏有七十家賦鈔而曾

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亦多錄詞賦然所取或彼此殊異將指歸各有所在歟抑其間或不能互有得失歟班孟堅謂賦者古詩之流古之作者感物造耑才智深美其恉皆幽杳未易識後人不審各以其意說之若宋玉高堂登徒子好色諸賦則以爲諷諫淫惑淮南小山招隱士則以爲閔屈原今攷其辭恉或未必若是其諸家所說或不免失之歟枚叔七發侈陳聲色游觀之靡而末乃歸之要言妙道第如所云則其義亦儉矣抑更有微恉寓乎其間者乎司馬長卿封禪文揚子雲劇秦美新亦詞賦之流也並以諛媚爲世詬病然史遷謂擬歸

詞賦與詩之風諫無異孟堅尤推重子雲韓退之亦以揚馬爲豪傑之士與孟屈並稱長卿子雲誠從諛者三子何以言之若是招魂爲屈子之作史遷具有明文而楚辭乃著之宋玉且世所傳宋玉大言小言與司馬長卿美人諸賦都不類晚周盛漢人諸語若此皆重可疑者夫讀古人之書而不能知其意其與束書不觀相去幾何諸生劬學有年當有好學深思能灼見乎此辨之而不惑者

復柯遜庵書

初四日別後遂於翼日登舟途中託莊幸安爐以十二

日行抵金陵適查翼甫寄到惠書並通志局更易聘書及聘幣各一函具曉中丞綢繆無已之意惟裕釗自往歲承中丞之命即以茲事體大非所敢任蓋方志於目錄家雖屬地理而自唐宋以還繼踵增益引伸滋繁自山川郡邑而外典禮食貨兵制職官選舉星紀災祥舊聞今事旁逮古今人物金石藝文無所不甄錄其事必確乎能綜極夫千百世之上其文必卓乎可傳誦於千百世之下是豈獨與地之書而已蓋隱然一方之史必昔之人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邈焉稱良史之才若乃足以與於此豈夫新學小生區區掇拾補綴者之所

能勝哉是以內省恂懼遜謝不敏至於五六而中丞公拘係之乃從維之雖足下及吾鄉諸君亦羣以大義相責謂桑梓之邦文獻之重豈宜遜辟勢不可已遂乃勉強應命中丞又屬令草具條例益不獲辭然私心皇皇然疑問作及其後中丞公以樊君所譔通志商例刊本見示發而讀之始知英才博學遠出衰朽庸虛之上於是益瘖鄙者堅拒固辭之未失而繼此惜焉受任之妄且愚亟悚并集復何顏面更蝨其間用敢返公聘幣趣焉辭謝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固其所也今足下重致公命書成之後仍以參閱相屬重感中丞懃拳篤摯之誼

徬徨不知所出再四思維其參閱總纂諸名必不敢居脩脯亦所不敢受惟俟乞日書成謹當如命維誦一過想鉅手雄筆亮無從更贊一詞然苟萬一有一知半解亦必不敢不竭其愚是則裕釗於中丞庶幾可告無罪而中丞所以處裕釗綜計前後亦可謂隆崇優渥毫髮無負者矣敢不區區伏惟善爲辭說代達鄙忱無任屏營感愧之至

答吳摯甫論三江書

前辱教以禹貢三江必宜從班志博辯閎肆篤信好古甚盛甚盛顧鄙志猶有不敢安者天下地勢凡山脈經

過之地處其水皆左右分流判不相入雖行至平地中斷其中亦有微有岡阜隆起以爲之障然故可以人力疏鑿如班志之中江經由銀林鄧步之間說者以爲禹迹此自可信者若其南徽甯池諸郡萬山複沓峻極于天旁魄綿亘數百里絕無平地中斷之所雖神禹無所施其開鑿之功其左右諸水并各自分注且其上游亦皆山谿澗谷湍激峻悍之流舟楫之所不至問之行旅商賈皆能言之而謂大江洪流徑行於其間此萬無一可通之說也吾意足下雖篤信班氏曲爲之辭而固亦心知其不可通乎足下且以我非考之本經徒以其不

可通避就而為之辭不知裕釗正以班氏之不合於經而後乃悟其非耳經於導江曰東為中江此南之別為一江居然可知者也今乃以禹厮二河不見禹貢為解夫禹貢之所略者固多矣漯川之流於大河特為枝津固不可以耦北行之經流禹貢但以兖州之漯賅之於導河略而不述自固其所若夫南江中江同為江之所分勢鈞力敵乃僅舉其一而其一顧置而不言邪則其義果何居邪足下又据鄭康成之說謂東迆者為南江禹貢既言之矣蒙又非之禹貢導山導水曰至于某曰會于某曰過某曰為某皆實指其地無虛言之者南江

爲江所分則質實言之曰東爲南江宜也顧乃迂其辭曰東迆爲此孤縣隱射之語以疑後世此何爲者邪且迆邪行也大江下流自東邪行而北適與禹貢東迆北之文合其嚴於辭也若是許叔重說迆文亦即引夏書東迆北會于匯以釋之正其明徵今曰東迆者爲南江則江本東注且如班酈之說其下亦自石城直東指吳何迆之所稱鄭康成及

國朝漢學家故皆不知文者爲此說誠無足怪知文如姚惜抱及足下亦從而和之誠愚之所未解也足下又謂江河各有主名非河不得名河非江不得名江是說

也於古未之聞也葢程泰之始倡之而胡朏明實堅持之胡氏特以此鎭壓他人之口以自伸其說耳且漢非江也而曰東爲北江者何也則將曰漢入於江卽謂之江云爾然則導漾之文宜至南入于江已而其下三語誠當爲衍文有鄭夾漈之說者矣則又曰漢自爲一瀆入海故不可以附於江也若然胡又被以江之名也吾故曰胡氏之說進退無據之說也夫非獨漢而已九江亦非江也禹貢導水凡卽是水而異其名者則曰爲若北播爲九河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之類是也其所過他水則曰過若東過洛汭北過洚水過三澨過漆

沮之類是也今曰過九江他水而非江也明矣江之可爲通稱不待辯而晰矣夫誠釋然於東迆之說之疏舛不足據與浙之可通名爲江則更取禹貢之文夷懌以善虛志而讀之將以班氏之以南江爲江所分者之合於經乎抑將以南江自爲一江者之合於經乎且班氏之說其失尤未可以一二數也彼所謂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誠卽南江也則吳特南江中途所經之一縣耳奚獨以系之吳也況自吳歷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以達餘姚相距且數百里而云在吳南東入海自昔紀水道未聞有若是者錢氏塘亦知其不可通也從

而爲之說曰由拳以往諸縣故皆居吳國南國後爲縣是以南江入海於餘姚言之又於吳言之且班志之吳國邪縣邪曰吳國南東入海則可曰吳縣南則不可人能知之矣即若班志湔氐道毘陵所紀皆江水然北江於毘陵言之者以湔氐非揚州之境必毘陵可言北江也非若石城吳之皆在揚州也其入海毘陵之北即江都之南非若吳餘姚之相去懸絕也雖若歧爲二其爲一水讀者可以立喻誠有如來書所云志文簡核彼此相備者若所云分江水與南江者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求之而邈不得其所歸足下乃援湔氐言岷江毘陵言

北江以例之豈其倫哉豈其倫哉抑其所謂中江者其上由今之當塗高淳溧陽至荊溪縣東南經東氿以入太湖中僅一東壩爲之限自東壩而東爲胥溪爲永陽江爲荊溪故道歷歷中江左會滆湖以入太湖不入滆湖且雖滆湖亦入太湖由太湖入海莫大松江中江經太湖以入於海而南江固亦在吳南東入海者也則適皆松江而已足下引酈書佚文謂班氏未以松江爲中江中江乃自滆湖東出直吳淞之口不知足下何從更得此水道誠蒙之所未喻者夫班氏志之中江卽松江非獨景純一人言之自昔說班志者亦皆言之雖以錢

溉亭墨守班氏然生長是邦目驗較確亦以庾仲初所云松江即漢志之中江初無異辭此誠所謂不能更創一說以易之者也班氏之混南江於中江更無能爲之解者也裕釗亦豈不知而妄言者哉夫裕釗非故欲異於班氏也以從班氏不若從景純之於事理爲協耳景純所注水經久佚不可知其詳其與班氏異同盖無由考定然即果與班同者則吾亦但取其岷江松江浙江之一言而已矣班氏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立言矜愼誠如尊論然亦安知非傳寫譌誤以至是邪若鄭康成之說三江單詞孤義僅佚而見於隸明書初學記及

孔疏之所引其江至彭蠡分爲三孔之說亦未必果與班氏符合且班氏合岷江北江而一之鄭康成乃以岷江爲中江尤其乖戾之顯然者至說文稱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王鳳喈謂江水當作漸江水其說浙漸二水與尊說乃若兩已之相背王氏祖朏明之說謂三江實一江者固不可從其以江不可通於浙江說不可易也年代遐邈古書舊說殘譌舛錯往往有之重以經師儒生紛庬岐異不可究詰獨以爲但當据經辭及事理以斷之耳足下或謂我師心背古果於自用固所甘之不敢辭也惟亮察不宣

𣻓亭遺文卷三終

濂亭遺文卷四

武昌張裕釗廉卿

誥授光祿大夫　贈太子太傅雲貴總督岑襄勤公神道碑

公諱毓英字彥卿其先蓋漢舞陰壯侯彭之裔宋皇祐中有仲淑者從狄武襄平儂智高留知永甯軍遂家焉其地於今爲廣西之南甯從徙泗城由泗城再徙西林故今爲西林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文學生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文學贈君有子四人而公爲長次毓祥次毓寶次毓琦並以材能著稱

而公尤爲魁倫年十七試於縣府及提學使皆第一補學官弟子咸豐初廣西亂起倡團擊土寇有功議敘候選縣丞於是雲南回寇方俶擾六年以縣丞率義勇入雲南從克趙州賊巢將攻宜良之湯池破之遂克宜良會參將何自淸擊路南賊大破之路南復自克宜良當事察公謀勇堪兵事且任治民即檄署宜良復檄攝路南督兵攻澂江又兼行澂江府事先後以功賞戴藍翎留滇以知縣用擢同知直隸州加運同銜丁大母鄧太夫人承重憂奏留給假治喪仍辦軍務尋奉檄入回衆說馬如龍心折公即來歸盡獻其所據城邑

公益推誠與相結如龍委心焉至於其後雖或入讒搆尋復感寤卒得其力用同治元年代理布政使事加按察使銜換花翎無何回弁馬榮賊殺總督據省城反公與諸弟率所部千餘人保藩署及城東南陬而密馳書如龍激以大義趣赴援如龍遂以夜至內外夾擊盡殪諸賊獨馬榮遁走曲靖而省城復安堵公既已定省城之亂乃西出師當是時滇中回寇充斥其杜文秀尤凶狡爲諸賊最馮蒼洱上下關之險而竊據大理爲巢窟嘯召數十萬人悖逆恣睢放爲不道千里咸被其毒公師出行攻取諸近縣首路楚雄而東路告警卽以兵東

指克霑益平彝仍西攻楚雄克之益西克定大姚諸州縣至鶴慶浪穹且進規大理而馬榮與回酋馬聯陞再陷霑益犯馬龍東路復告急公不得已復還大破賊聯陞及榮得誅之遂克曲靖曲靖迤東大郡也又糧運所由既克公則大喜而楚雄以西諸所克城邑復皆淪陷公乃壹意經營曲靖籌軍食簡兵馬爲重固不可拔與省城相輔近峙東偏隱然重鎮矣於是公乃以迤西巨寇延蔓猝不可爬梳自亂起以來當事者謀不素定東瞻西失此捷彼挫從賊而與爲奔命故訖無成功今宜專意東討先治黔中豬拱箐之賊綏定邊境稍以次討

平迤東南諸寇東方靖而後楚雄以西乃可圖也會勞
文毅公崇光自兩廣改督雲貴行次平彝公迎謁文毅
詢滇兵事具以其意對文毅則大韙之於是乃遣馬如
龍出西路而專屬公以豬拱箐之役豬拱箐者居貴州
威甯州境其近接者曰海馬姑皆穹山巉峻幽阻險絕
苗眾十餘萬穴其中時出攻剽滇黔蜀三省之間屢合
軍攻討不能克夙以爲患公既受任且發而鎮雄降賊
叛據州城師出東道應時討破先是公已累功升用道
員矣既克曲靖晉布政使銜
賞勉勇巴圖魯名號五年補授迤南道明年正月補授

雲南布政使二月公師次豬拱箐所部五千人黔楚諸軍之先至者望見之以謂與賊眾懸絕若是且立潰必無幸也眾相與目笑之公則堅壁休士而日密與諸將謀計設間窺形得其瑕釁一旦縱奇捷出深入其匈腹萬眾崩沸自二月始至訖六月凡百二十有四日而豬拱箐海馬姑之賊一劃殲絕諸軍訖服相顧愕然捷聞賜頭品頂戴於是公且班師還而省城之急聞先是如龍兵出失利杜文秀知公之遠出也悉眾東犯連陷數十城邑進薄省城人大恐公聞疾馳還道宜良七旬以趨省城所過連破賊壘數十斬獲萬計至則益遣師出

攻潞江及城西南州縣皆立破而馬如龍亦來會雖然相約戮力破賊賊爲氣奪然環城賊壘尚碁布如故皆錮若金鐵阻若阱擭牢堅不可撼重援賊颷至豕突震蕩不可常我軍盡銳力攻死傷相繼而卒無如何諸將苦之公知賊狡悍難驟與力搏非旁出以撓之勢不可戢也旣以七年三月拜雲南巡撫之

命乃分遣諸將出賊後直擣迤西益約結騰越永昌麗江諸豪傑與相援應蠻午騰擊更進竝舉賊惶駭不知所爲公乃督將士亟攻城外諸壘應手迸破悍酋劇寇二十餘萬人壹殲薙無遺類公威震遠近坐瀓江復陷

降二級留任是時公已命諸將進攻迆西而自督軍攻迆東南諸賊日漸有緒矣及賊復陷澂江乃進攻澂江圍其城九年秋以鄉試還省城事已復往攻十年秦兄之仍進討諸賊越十一年而迆東南悉平而前所遣出迆西諸軍亦已先後克永昌鄧川浪穹趙州雲南永平蒙化諸城進據上下關以逼大理公聞以十一月馳赴大理躬督諸軍環城力攻文秀出戰敗還走入城飲藥未即死其黨以獻立斬之軍前大理平明年順甯騰越雲州諸賊復以次悉殄滅全滇底定矣奏入

賞穿黃馬褂並

賞給騎都尉世職已而復晉太子太保銜其騎都尉改一等輕車都尉開復降二級留任處分尋兼署總督自咸豐之初粵賊肇禍其後捻寇回寇羣不逞之徒相繼蠭起

國家徵兵轉饟龕除中土大難搏精殫力僅而克濟其雲南懸隔西南萬里之外承歷久凋敝之餘兵弱而莫之助饟竭而莫之繼亂瘉益滋日進無已公起諸生間關羈旅洊膺艱鉅乃始統規全局謀定後動益蹈難感激躬履行間率先士眾危困艱阻出入百死之中卒殲除巨憝奠定全省以有成功故自軍興以來論邊省人

才九牧同聲推公爲冠以繼母鄧太夫人憂去官光緒五年服闋入
覲授貴州巡撫加兵部尚書銜七年改福建督辦臺灣海防尋改署雲貴總督九年遂拜爲眞於是越南法蘭西之釁作公誓師請出關於時和戰尚未有定局進次興化以須旋奉
詔命節制關外粵楚諸軍統歸調度公方具疏固辭而他軍遽潰走興化孤軍無繼糧又盡則以便宜退保保勝復坐鐫二級留任居無何有
詔與法決戰命至公立督師進力戰於宣光大捷於臨

洸前後攻取越南八城破殺法衆萬餘人斬法酋數十人獲輜重兵械至不可數方部署諸將渡河以規北圻諸省會和議定罷還初公後出

天子閔塞外用兵之勞重

嘉公不避艱險

詔開復前處分

釐頒尚方珍物藥餌以勞勤苦既還奉

詔嘉予加一雲騎尉世職頃之奉

皇太后詔頒內帑銀五千兩以

賜南征將士而論者亦以謂法人之亂諸軍苦鬬於霪

雨毒霧之中傾命搏戰以死相貿爲內地所未有然諒山澎湖基隆皆有利鈍而滇軍始終無撓且以雲南極徼之區而著績若是故尤以爲難能然公亦以瘴癘浸淫茲貞疾矣十五年用

歸政大典晉太子太保銜越五月薨於位享年六十有一疏入

天子痌傷贈太子太傅

賜祭葬

予謚襄勤

命建專祠雲南諸子孫

推恩賞官有差而貴州及泗城府屬復從畺吏之請並
建祠祀公先夫人同邑江氏後夫人連平賴氏皆先公
卒江夫人生子春榮山西郎用道春煊知府銜選用同
知賴夫人生子春煦工部主事升用郎中春冀國子監
生妾周氏生子春蔭女六人孫八人諸弟皆以從公立
功致通顯毓祥按察使銜分省補用道毓寶雲南按察
使毓琦分省補用道十六年閏月十四日葬公於臨桂
縣東之堯山高高嶺江夫人祔公既平滇亂先後經畫
善後事宜及撫貴州福建皆具著功績生平於鄉里宗
族朋友故舊恩誼尤篤俸入所餘不留私橐以行德惠

其善治懿行不可殫述獨述公之偉烈系安危之大者具綜其始末而聲以詩其辭曰

黑水洪波滔天羣飛豺虺貙貐搖毒爭歸莽莽六詔一方而痱猗歟岑公其守洸洸崒如一柱持我危疆爰公始迹聲自宜艮雷厲四征遂度瀾滄千艱萬抳有奮無恇負彼驍虺謐若金湯氓猺讙謠童耋相羊烏夷不謕眄我南徼

帝命公往是征是擾蒿踮之鄉毒淫所湊曳足覲賊絜歙長嘯餐麥寢藁爭命於寇卒其憤發羣衆忘死一決罔顧蔄酉崩陁封狼讋慄徐帖其耳攽其功伐疇歟公

比惟是害殄瘕涅被體疾疢用淹躬卒名偉臨桂之邑蕘山之原伐石紀績維以萬年

誥授中議大夫三品銜補用道夔州府知府蒯公神道碑 代合肥李相國

自鴻章督淮軍始平江南繼定河北吾鄉豪儁魁傑雲興霧淳踔起相從提一旅之師征伐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直隸山東諸行省所至芟除醜類恢復名城以功伐光燿海內者不可勝紀而吾友蒯公乃獨以循績著同治三年鴻章既克蘇州始以公攝長洲縣事江蘇承宋末官田[illegible]初稅籍之弊賦重民困既遭亂離民力

益不堪鴻章乃奏請裁減蘇松諸郡賦額以紓疲民有
詔俞允公因是益痛抉糧吏積弊戶無大小壹令平均
而巨族諸有勢不便或以蜚語聞
上事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問治當是時公方淬精劇
慮力求民莫靡廢不舉靡害不鋤摧強植弱讞獄若神
吡庶悅豫戶頌涂謳績譽流聞遠邇於是大吏具奏公
治行尤異所坐一與湔濯奏上
詔書嘉許有好官之褒且
責言者誣妄失實由是累擢至知府以道員用旋攝蘇
州府事又移知太倉州又連攝鎮江江甯府事尋授夔

州府知府所至之地抃舞讙呼所去之邦望塵灑涕及
其後卒官夔州萬衆悲號交走相弔吳蜀之民謳說慕
詠至於今不衰蓋公勤恤民隱深達時宜鉅細洪纖壹
是號爲辨治大吏重其能
天子嘉其績而百姓被其仁恩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於公見之矣始公家居值粵賊之亂以
諸生督民團禦賊事勢險棘萬端乘機應會卒用保全
其任長洲某鄉民與新陽盛阿香聚衆抗租上官令公
以舟師往公持不可單舸馳入曉譬立定及鎭洋令以
苛斂激變某觀察征夔州釐稅幾致亂臬鹽積民相聚

私兪知縣某匿不敢出勢皆岌岌不終日得公壹解論者於是益知公非獨長於字民其履危不懾折衝壞牙提出剿斷故不後於吾鄉諸君然承大亂之後撫極微之民使一方帖然其功之所昭與夫斬將搴旗破堅禽敵者亦豈易爲軒輊哉公諱德模字子範其卒以光緒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二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淑人李氏祔其季翰林院檢討光典具述遺烈屬鴻編修煦志其墓又請爲神道之碑於鴻章凡公世次子姓歷官行治及其他諸懿軌編修銘幽之文曲折委備既具言之矣鴻章乃獨[illegible]次大端論其捐循之

功深有裨於當時者而系以詩使行路歌之以慰吳蜀遺民之思且以諗當世在位君子有察吏之責者俾慎所擇焉其辭曰

烏乎郡守縣令國之安危民之愉戚實在於斯其在平世惟守惟令苟非其人民乃大病楚毒憤冤一呼響應大亂斯馘波駭猋横崩沸蕩潏上下奔馳窮天下力僅乃克之既其克定有若沈疴甫杖而興于瘡萬痂惟令惟守苟非其人如彼宿火蹟焉而焚存亡之幾能少希開烏乎捌公維民之天手援陷溺出之重淵上幬下翳以靖其眠弱者申舒暴者局卷禍菑弭伏兆人賴焉往

在吳中寇氛始漸我佐我佑實倚公賢公棄我去奄忽十霜朋舊之恩民庶之望縈胃塡膺如何能忘伐石鑱辭樹之崇岡嗟茲來者罔或毀傷

贈知州銜候選州同貴筑王君殉難碑記

嗚呼此貴筑王君與其弟殉難處也先是君曾祖勇壯公凱嘉慶中以宜昌鎮總兵擊教匪於南漳之馬鞍山死之祖國華當道光中葉爲湖南提標遊擊攻叛猺於甯遠之池塘墟復力戰死父古州都司臻祜又以咸豐初從吳文節公禦賊黃州之斗城死焉及同治中而君與其弟又以征苗死先後七十年間一門五忠四世相

望
累朝襃贈
寵命匯屬豈惟
國朝二百餘載無與倫比抑伊古以來罕遘之偉節也
君諱朝選字翰臣少英敏多材藝能爲詩文又以將家
子益通曉兵法年未及冠聞都司君斗城之難痛哭走
楚過洞庭遇風濤大作屬有神異之助得保無恙人以
爲孝感所致至斗城求父尸不獲誓不反時益陽胡文
忠公巡撫湖北與都司君故相善也知其家兩世太夫
人皆在堂力慰遣歸然君慟父之死終思一得當殺賊

以自效既奉父衣冠營葬已甫服闋復走從胡文忠公
於皖留軍中且一載而粵賊竄貴州省城戒嚴君以兩
世太夫人故聞則立馳歸既至適省城圍解堂上皆無
恙居頃之將仍赴皖而祖母周太夫人卒君以承重孫
主喪不果行未幾安義鎮總兵林自清率師禦回寇於
某所知君材賢請與俱君辭不獲勉從之則又延君弟
郡文學禮乾同入幕中禮乾故亦佳士重於時者也頃
之移軍開州燕子哨而後軍無統率者卽以屬君既駐
軍方與賊相持一日忽戰馬怒哮君心知有變請據險
以待弗聽其夜賊果大至諸軍皆潰走君雖先已有備

孤軍勢不敵力戰死焉弟禮乾亦同死同治某年月日
也事
聞君以州同與其弟皆
賜卹蔭如例自君曾祖勇壯公立功乾嘉之朝爲時名
將祖考兩世並以忠勇謀略著稱君兄弟亦皆義烈奇
士使盡得竟其力用功績之所樹豈復能量其所至雖
然必信若是者其聲烈之赫以彼校此訖亦何以尚茲
獨世之需才而英傑之不易遇以君家累葉之賢
國家乃不得罄其功用以裨助時艱是以君子之所爲
痛惜者也於是蒐采君之遺事並上及其先世郎君殉

難之所伐石紀績而系以詩其辭曰

品庶每生蹈死實難瑟縮巽懦接踵摩肩一夫決脰萬眾駭歎謳思涕泣如不可扳殉乃四世五賢相繼一瞑不靦浩然同逝天震地噩神咷鬼盼懿爍之流何千萬歲維勇壯公寶啟厥祜惟君昆弟克終厥緒揆原都卒縱論其美刊此頌詩立懦起靡

孔剛介公祠堂碑記

同治元年春濟甯孔剛介公昭慈殉難於臺灣之彰化事

闕

賜祭葬
詔祀昭忠祠蔭襲騎都尉又
從臺灣人之請建專祠於臺灣
予諡剛介
詔史館立傳九年濟甯人復請建祠其鄉
詔可於是又專祠於濟甯公有子翰林院編修憲曾新
河縣知縣憲高屬桐城吳刺史汝綸爲碑銘刻之濟甯
祠堂而臺灣之祠顧尚未有紀於是復以屬之裕釗裕
釗既不獲辭則具著公之閎烈大節尤爲重於臺灣者
系以銘詩而使鑱諸石始公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以

知縣官福建累擢鹿港同知臺灣府知府臺灣兵備道先後治臺灣者十有四年臺灣縣絕東南海外數千里之地界阻華夷屏蔽全閩形勢號稱險要自
國朝肇置郡縣民俗榛狉桀悍難治公居臺灣十四年之間反者六起嵌後彰化奸民戴萬生一旦乘不虞作亂有衆數十萬時總兵罷老知府又新至兵械糧餉百冈一備警聞公方臥疾兵備道署立起自捐金錢募民兵與疾馳入彰化淡水同知秋日覲戰死賊乘勢薄城下公勵士衆堅守連三晝夜有內應夜開門內賊率衆巷戰中大創遂抗節以死公之成進士入詞垣也儀徵

阮文達公一見器之曰此人它日必以幹濟風節顯及
任臺灣穿臺嘉兩邑界上之渠息旱潦之患瘠壤大饒
識林軍門文察於微時白其枉獄薦之渡閩討賊卒破
走粵寇以功名顯力持外國通市不得至臺灣郡城而
處以滬尾間處民賴其利每因事處畫輒中窾要智裁
勇斷恩明信洽威德流聞其初莅臺灣府也三上書論
戍兵空籍之弊請改募土兵革虛名以收實效反覆累
數千言事竟格不行故臺亂迭起然公常倉卒集事提
出返掃應時殄破既乃卒隕於彰化之難此其可為痛
悼者也自公歿後臺灣事日益棘日本法蘭西先後傚

擾境上幸而壹解
朝廷始議經營臺灣以障南服改設巡撫以下官吏徵兵轉饟辟啟巖疆爲强本折衝之計慕想宏偉伃佴鉅任而公則既以難死矣銘曰
孔子之允著在史氏代有聞人曲阜是紀洎公曾祖遵泗西迻復顯濟甯越公大起宏猶亮節鏡照八郡廟祀其鄉欒櫨韡韡式是邦人是則是似維以擊重尤於臺澎臺澎莽莽百蠻所偵巨蛟雄虺鋸牙怒睛內外應和黿鼉嘯鳴公來治之武緯文經戢其矛鋋吹以簧笙犴[illegible]瘖伏紘歌匌匐島夷來入處之旁棖屏虔聽命莫我

敢瞪終竟厥施厦其無傾胡天弗弔弗求厥甯一炬之
燎摧我棟楹云如可贖百身猶輕爲此頌詩聲之寰瀛

溉亭遺文卷四終

濂亭遺文卷五

武昌張裕釗廉卿

定州王君墓表

君定州王氏諱灝字文泉號坦圃生而英亮閎敏勇於有爲能急人之困阨疏於財利泊如也獨好讀書百氏羣籍瀏覽博涉夜以繼日才資意量益倜乎軼於衆矣道光丁酉以優行貢太學壬子舉於鄉明年粵賊自山西犯臨洺關畿甸戒嚴君奉檄練義勇破賊無極州境以甯其後畿南土寇梟寇繼起最後捻賊復自山西東犯四境驚沸而定獨屹若君實有力焉君家故以貲雄

也君又益無所顧籍往往捐千金如脫屣然其練勇禦
賊皆出私財濟之他若更立定武書院規制以嚴程課
廣餼稟賓興之資以惠多士同治光緒之際燕晉壤接
寇亂饑饉薦臻飲食餓者資遣流民所需大者萬緡小
者千緡若數千緡君壹曰於我乎取又益傾誠殫智區
處擘畫躬其勞劇間值盤錯艱阻危疑震撼君臨壹是
辦治故自定州有君有廢輒舉有難立夷義聲仁聞旣
翔於遐邇矣顧君常獨居深念功所及猶未云博事所
就猶未云遠以謂幽冀之邦上古帝王之所治千載豪
傑大儒之所藪萃也高文懿典紛綸往昔而亡佚滋多

心竊悼焉於是窮搜境以內前古以來下至於茲二千餘祀名賢遺籍博延方聞綴學之士校讐編訂為畿輔叢書若干卷都百有■十■種先後經營十載糜白金一萬有奇剞劂且竣而君遽以疾卒遺命其子必終吾事於是卒刻期蕆功以竟君志惜君不及見其成也嘗以謂天之生斯人也於千萬不可紀極羣醜類之中特畀以聰明才智崇高厚實而獨豐之豈徒使私自厚而已葢隱命之因所憑依以輔人之不足焉耳其在通貴尊顯義職濟物者無論已下至閭里阡陌高貲富室以及智過十人智過百人者並得因其勢與力以自效利

濟之事皆與有責焉自世之衰則人知自營以利其躬已耳君獨喜施豁如周人之急拯時之危宏功渥澤周洽旁流既施之並世益推以及古之人使此邦之闕冊鉅製逸文墜簡徧昭布於海內往者通人哲士幽潛遺佚之所託命後者新學英彥之所霑溉於無窮盛矣哉君之為功於一方也不可泯也已君以舉人議敘同知銜以團防功

賞四品頂戴其卒以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春秋六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曾祖義曾祖萬年乾隆戊子舉人考寶華嘉慶丁卯舉人皆

贈通奉大夫妣皆
贈夫人配許恭人繼配何恭人生子二長延經早卒次延綸光緒乙酉優貢生候選訓導女一適行唐中書科中書李鹿鳴孫一人思範武昌張裕釗表

天門縣知縣安府君墓表

君初諱錫齡後易名諱慶瀾字鏡秋山東聊城縣人考諱某有子四人而君爲次君少讀書攻苦稍長從其鄉諸老宿游術業益進道光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以知縣發湖北始至權穀城縣事數月除爲眞穀城故襄漢閒僻邑重嘉慶中教匪之亂民俗凋敝而多盜恆於

朴陋人文益衰士不與科目之選者百有餘年君下車以嚴察御吏以至誠喻其民治獄務盡人情不厲嚴威不事刑鞫暇日則輕輿簡僕從循行縣境窮鄉絕區無所不周歷親入廬落問民所疾苦洞極幽微具曉其利病及施設所宜章志明民鉏其患害邑舊無節孝祠君創立之纂次通俗淺語以諄誘愚無知之氓嚴什伍守望之法以治盜五夜徼巡躬與從事所至發奸擿伏如神吒俗大和盜賊屏息乃益興起文學率厲羣士競於行誼風以詩書躬自開說指授徑涂時省而月試之又益捐廉俸以為諸生旣稟之需籌集數千金取其息以

賓應舉之士遠邇慕鼎髦彥並出始以道光二十二年
莅穀城越二十四年泉二十六年甲辰丙午兩鄉試邑
人黃定鏞周天衢相繼舉於鄉而君亦以是二年再爲
分校官穀城人傳以爲一時盛事至是訖今且四十年
穀城文學科第甚盛숸與繇君始也二十八年權孝感
縣事旋補天門縣未至會連歲大水君留孝感殫精揾
志拼飢潛蓄處畫百端重積憂勞致疾三十年五月六
日年五十卒於孝感官舍孝感穀城之民悲哀感泣如
喪周親君初娶李孺人先君卒繼配李孺人子二寶荃
寶蓉皆廩膳生以咸豐元年奉君喪歸於聊城明年二

月二十二日與李孺人合葬於東昌府城南之大興村
西浙塋君內行尤篤門庭之內族姻之間往往多曲[illegible]
隱阨之事而君處之一無不盡者居官以廉儉自將身
沒之日囊橐蕭然其去轂城或以財物饋行一辭謝不
受轂城之人祖道河干為歌詩以送之又為立德政碑
以志遺愛乃益為圖紀其事今楚中所傳琴鶴帆影圖
者也君卒之三十年為光緒八年轂城人請祀君於邑
之名宦祠大吏上其事下部議行於是寶荃寶蓉走書
武昌張裕釗請為墓刻之辭裕釗故君丙午分校所得
士也為表於墓上曰裕釗聞轂城長老今猶有能言君

治穀城縣事者道光二十七年夏穀城枯旱民大恐覈
君觸盛暑徒步走絕險禱南彰之老龍洞返未至穀城
天大雨滂沱連三日夜四野讙噪歲則大熟精誠之至
神鬼順從然則君之行化於穀城還至立應若樹表而
賁之景也曷足怪哉

建德周府君墓表

府君諱樂嗚字振齋姓周氏其先世唐荆州刺史訪自
婺源遷秋浦其後秋浦析置至德五代楊吳改曰建德
故今爲建德人自荆州越六世至繇咸通中用進士爲
河南尉與其弟繁皆以文章有名弃官偕隱於九華山

世德至德二周再以薦起仕至撿按御史中丞又幾世至泰昰宋徽宗時爲大將軍又十幾世至諱某者家資累數千金以代人償逋負遂至困貧是實生府君府君幼讀書頴敏爲文操紙筆立就旣貧窶乃始弃去竭力治家人產業卒亦不遂然能以苦約自將故家雖貧而終其身未嘗有所乞假於人治其家以禮法閨閫之內不聞諠笑子弟鞠躬屏息以事賓客長者出入戶庭皆有節門館肅然然其與人處乃益敬以和遇所尊者雖倉卒道涂必齊遬張廾以竢其過自鈎蔽以下謝答謙言若恐傷之益相敦勸以善時取四子書及它前言往

行稱道講說言之若恐不至遠近百里其博夫鬻民咸稱數以爲謹迂私相與嗤之然苟與府君遇無少長貴賤無愚智賢不肖亦莫不懽然改容而禮之也府君援例爲國子監生以孫貴

贈榮祿大夫娶余太夫人躬執勤約號稱賢母二子長某太學生次某女一適某邑楊氏孫二人馥二品銜直隸按察使馨候選州同曾孫八人學海光緒戊子舉人內閣中書次學銘辛卯舉人刑部員外郎次學熙工部郎中次學復縣學生次某某府君以同治四年某月日卒春秋八十有一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段家嶺先塋之

亥余太夫人祔某年月日改葬於建德之周家山周氏
自唐宋爲時著姓先後聞人相望自入
國朝始稍凋落迄嘉道之間益替矣及府君以潛德懿
行爲鄉里矜式其後葉乃復貴顯日益以昌大初荆州
之遷秋浦也卜居於周家山周氏累世冢墓在焉至中
丞復遷紙阬山遂世居其地既多歷年所拜掃或闕㝵
咸豐中亂起而周家山先墓遂失所在府君旣葬毀冢
嶺十餘載一日諭昆弟往掃墓得異徵心知地不善改
卜周家山乃盡得先世墓地於是營起祠堂祀自荆州
以下之葬於其山者故山松楸蔚然在望矣人以爲周

氏復興之徵實皆府君遺澤之所致云

漢陽萬君墓誌銘

君漢陽萬氏諱正緗字敬堂少孤劬躬瘁勞以事其母以立其家家既饒給則又推所有以仁其邑之人故事初補郡縣學弟子員者類有獻於學官及其它諸費用雖至窶貧必竭蹶從事漢陽亂離凋敝之餘尤以爲苦君稱母命輸產直萬金有奇以其入爲邑中諸生初入學者之資一邑寒畯暢然漢陽城西濱大江有隄迤南延數十里其內農田五千餘頃居民廬墓相望皆倚隄爲障每歲修葺舊履畝輸費吏胥追呼爲民病又所費

或慮費不貲值夏秋江漲艱危之際緩急無取資君獨憂之謀於邑宰倡輸三千金爲夏秋盛漲防險之需以風動上下邑宰爲言於上大府咸焉議爵白金一萬益勸輸富室衆輸白金七千與君所輸合二萬金事由是集隄以無虞而貧民得免催呼之擾胥君力也君急人阨窮若其在己居恆惠恤士類憮惓孤嫠建橋梁平道涂以至義塾義冢濟溺振飢或獨任或助輸遇事必竭其力雖屢瀕乏匱不少悔先後所耗棄數萬金仁聲流閭由是

朝廷褒其美大府重其義而閭里感其仁恩自楚中官

吏曁鄉人士稱善人者必曰萬君萬君云君議敘浙江
同知知府銜以光緒十五年二月乙未春秋六十有七
卒其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某祖某父某皆
贈資政大夫妣皆
贈夫人配田夫人生子三長某早卒次某分省補用道
次某廣東海豐縣知縣孫三人某某將葬以狀徵銘裕
釗裕釗惟人之芸然而並生於世惟此同類之相收相
恤而遂其生以是爲異於物而已唐虞之盛三代之隆
聖人在位而民莫不與被仁政之澤由周衰以降雖以
漢文景唐太宗之世海内富樂然去古之治固已遠矣

其世不及是則民尤昏墊愁苦而無所告愬猶賴仁人君子因其所處之廣狹隨分而自盡以其百有其一濟耳有能出己之有以施於人如萬君者乎是亦晚近之世之民之所託命也銘曰

衰俗仳仳各仞其有扃鐍閉拒眾陳貫朽人之苦𧂐云我胡買允義萬君鍥已裨人惠利所及枯蘇而舂胡不百年奄忽沉湮鐫辭幽宮垂之無垠

通州張生母金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金氏通州張生謇之母光緒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年六十一卒既卒謇走書來告且請爲墓刻之辭曰

吾母之始至也家無石粟尺帛之儲親戚不通問吾父歲常外出家四十餘口皆賴母經紀力貧作苦暍不遑涼寒不附火雞鳴而息辨色而興響兄弟甫四五齡母夜篝燈教識字盆擁絮手衣履箴作且作且覆問遲警深宵寒風凜烈室中蕭然顧視響兄弟輒淚下盡其悲苦有不可道者且卒謂響兄弟吾生平辛苦萬狀汝兄弟好自樹毋毋為吾羞且苟有賢師友乞一言以志吾苦者不恨已烏乎響兄弟無似長而無以慰答母氏之勞苦今母亡矣惟託諸文字可以無窮者庶其報吾母於萬分一卜明年三月十三日葬吾母通州城東之畊陽

原敢請先生幸賜之銘以章諸幽其感且不朽譽故嘗問學於余余嘉其學行亟稱以爲賢者也稱述其母故信且往者譽又時時爲余道孺人之賢余故稔知孺人躬懿行蚤歲遘遇艱阨劬力盡瘁後稍能自給而惠利周於人人尤有明識曉大義殆非世俗之所能及也先是譽父明經君彭年其考少孤育於外姑吳孺人吳孺人無子子明經考而鍾愛明經明經先娶於葛生子譽以後其弟吳孺人春秋高慮明經艱於嗣不得兼承吳氏祧也聞東臺金處士向南有女賢以告明經考聘爲婦覬生子爲吳氏後比歸生子慶華譽譽慶華早卒而

答譽遂蒙吳氏姓其後葛孺人復生子譽譽譽稍長且就試而譽及兒譽皆質魯不能學明經隱以爲恤孺人輒知之曰以諸兒故邪張氏爲士族三世矣有子能讀書而後於人孰忍是且子歸張而祀兼吳以恩則無負以義則不誖何疑焉譽譽乃復姓張氏其平居訓迪譽譽諸子必以遠大中正無世俗之言諸子有過痛笞楚不少貸所與游必問其何人近者察視遠者參詢輒能決定其賢否其賢也則喜至必加敬禮不賢邪戒勿與近而其人後果往往敗譽以縣丞發江西而譽用文學有時譽以孺人卒之前四月舉優貢生鄉試乃被擯當

路鉅公合口歎息或以告孺人孺人愀然謂譽曰汝等不勉自厲其何以堪是名過實災也烏乎今世士大夫得大官要人一言之獎借抃喜震動忽若上仙郵乎惟恐天下不徧聞知其見賓敬於某公者也孺人之賢於人也何若哉譽書孺人事累千餘言多難能之行余論其大者足以不泯已銘曰

汙俗靡靡庸鄙貪競簪笏冕紳而妾婦行女也士行乃有孺人遠識懿範卓偉繽紛厥有令子萃起海濱饌德來諗淑郁馡芬我爲銘之以砭彼昏

大冶殷君墓誌銘

府君諱學源字教之湖北大冶殷氏祖玉獻考泰昌府君少讀書不遂去而發貯鬻財久之遂以貲雄於鄉里然生平不妄取人一錢不鍥人以自利人以屯蹇阨苦告者立解囊篋周之一無所顧藉體貌故敦厚而神精以明策事往往多奇中以故趨時逐利所至輒有功至乃論人賢否姦僞若事臧否成敗中失未至喋揣百靡一僭見者以謂龜諏而筮告也昔太史公論郭縱烏氏倮蜀卓氏程鄭氏之倫而歸本於誠壹之所致若府君其所謂誠壹者耶府君配鄭夫人繼配姜夫人子伯揚欽加二品銜議敘清軍府孫七人長應壽附貢生工部

主事次應兆稟貢生刑部郎中次應庚供事分發府經歷次應辛邑庠生次應癸應甲應台府君以光緒乙亥年六月十三日卒於家年六十有二以光緒己卯年某月某日葬於飛鵝嶺之陽

南宮縣學記

南宮縣學自明成化十七年移建今邑治其後歷宏治迄

國朝嘉慶中重修者十有二今又近百年稍稍圮壞攝縣事李君與邑人復謀葺而新之朞年而工竣乃走書屬裕釗記其事裕釗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

于學然今之學者則學爲科舉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藝取士歷數百年而其弊已極士方其束髮受書則一意致力於此稍長則顓取雋於有司者之作朝夕伏而誦之所以獵高第躋顯仕者取諸此而已無不足經史百家自古著錄者茫不知爲何書歷代帝王卿相名賢大儒至不能舉其人

國家典禮賦役兵制刑法問之百而不能對一諸行省郡縣疆域不辨爲何方四裔朝貢會盟之國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於俗而庸鄙著於其心其人能瞋目攘臂而道者則所謂仁義道德腐熟無可比似之言而已

矣烏乎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又安內憂外患何恃而無懼哉且

朝廷取士其立法之始蓋亦欲羣天下之士範之孔孟之道以端其趨又益試之諸經藝策問之屬以覘其所蘊蓄其所以博士於學問之涂者故不可謂不備士誠一一求其實而踐之其學之成固自足出而爲天下用即其試於有司亦未必不角出於庸鄙之人然而相習而靡者苟得之弊中於人心而莫有能振拔於其間者也士莫先於尚志而風俗之移易莫大乎君子之以身爲天下倡今天下師儒學子誠得一有志之士閔俗之

可惆恥膚悒汗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爲明體達用之學以倡其徒同門從學輩類著其品流置多琥爍志氣所動人蹶而興由一人達之一邑由一邑達之天下風會之變人才之靡未有如斯之極嗟乎九州之大獨無一二豪傑之士有意於學者乎今南宮近在畿甸沐澤游原且又南宮子所生長者也流風遺烈宜有未泯者有能聞斯言而皇然與起者乎則李君是役誠不爲無裨也已光緒十二年五月記

派亭遺文卷五終

受業大冶殷應詩兆校字